

評獎有貓膩

迅翁很生氣

自問談

每逢魯迅文學獎評選，總有各種各樣話題產生。五月十六日，中國作家網公布今年魯迅文學獎參評目錄後，湖北省作協主席、作家方方通過微博稱：

「聽同事說，我省一詩人在魯迅文學獎由省作協向中國作協參評推薦時，以全票通過。我很生氣。此人詩寫得差，推薦前就到處活動。這樣的人理應抵制。作協方面態度明朗。但他卻把所有評委搞定。評委多是高校教授。教授們重人情而輕文學。無奈。」

當時詩人柳忠秧對媒體表示：「不認識評委，絕對沒有跟評委拉關係。方方不懂我的古詩體，沒有資格評論。」這其中真假是非且不說，近年來一些文學獎私下交易有失公允的內幕，公眾並不陌生，且有些「習以為常」了。詩人沈浩波說過：「魯迅文學獎是可以用錢買來的。不少魯獎得主是用錢買的，還有一些是謀來的。跑獎，是作協體制內作家的人生大事。這是公開的秘密。」

文藝評論家解璽璋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則表示，「出現這事一點也不奇怪，中國是人情社會，所謂的『貓膩』不僅存在於文學界，在各領域都是『公開的秘密』，這也是為什麼此事一出，大家都比較相信方方的說法。」

一位曾當過多屆文學獎評委的作家朋友也說，每次評獎，雖然評委都集中在一起，與外界隔離，以杜絕關係獎，防止賄獎事件發生。可每次都有參選者千方百計送來紅包或禮品，打電話的就更多了，其中也有類似「我得獎，你得獎金」的許諾，而且還常有「不正常」評獎結果發生。

再說一則舊聞。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接受採訪時表示，他經常收到一些中國作家的來信，請他推薦評選諾獎，並有山東的某文化幹部送他字畫，稱可以不要獎金，只想要名譽，他對此表示擔憂。

毋庸置疑，國內某些文學評選活動，已基本上淪為自娛自樂的「圈內人遊戲」。幾個評委「專業戶」畫幾張票，然後順便喝喝酒，旅遊一番，拿個紅包走人。只消把歷屆獲獎名單拿出來統計一下，就不難發現，評委是圈內人，獲獎得主是圈內人，基本上都是多年交往的哥們、姐們，這一屆我當評委你拿獎，下一屆你當評委我拿獎，評獎活動成了某些人旱澆保收的自留地，排排坐，吃果果，皆大歡喜。只可惜，神聖的文學評獎染上了可怕的銅臭，成了拉關係的角鬥場，失去了其原本意義，成爲輿論討病的對象，迅翁如果地下有知，一定會勃然大怒，引以爲恥。

再往深裡問一句，爲何那麼多人爲得獎而想方設法鑽營舞弊呢？還是方方說得好：「是因爲政府介入太深。無數個人利益，皆以獲不獲獎爲標準，使獲獎後的個人實惠太大，大到很多人寧要實惠而不要其他。」現實情況是，當某人獲文學大獎後，不僅能拿到不菲獎金，各級政府還會層層獎賞，並在評職稱、定級別上大開綠燈，可謂名利雙收。正因爲文學獎油水太厚，利潤太大，太誘人，「教我怎能不想她？」

如今，作家方方站了出來，公開向評獎中的不良現象開炮，打破了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，但願那些知道內幕的「圈內人」也能挺身而出，戳穿各種文學獎評選貓膩以及文壇黑幕，讓一些弄虛作假、沽名釣譽之徒身敗名裂。文學朋友們也不妨一起交交心，出出汗，洗洗澡，紅紅臉，爲弘揚文壇正氣，肅清文壇陋習，重樹文壇形象而盡責盡力。

張藝謀的新電影《歸來》，頗受好評，值得一看。看完電影，我在想，「歸來」其實是個寬泛題目，文學界也有許多東西需要歸來，譬如清正的文風、良好的文德、高精的文品，不知讀者諸君以爲然否？

享福

嚴方正

大鵬是我上初中時的同學，我倆生活軌跡大致相近，各從一所高校退休。我們住地相距十餘里，他鄉遇故知，隔幾個月我們約會一次。大鵬的兒子康康比他小四十九歲。他戲言，他是老來得子。我說你是學習魯迅吧——魯迅有張和兒子的合影，上面老先生寫了十個字：「魯迅和海嬰五十和一歲」。

我看着康康長成人，這孩子成長是健康的：不但學習成績名列前茅，而且經過業餘體校的訓練，多次獲得市裡的少年游泳冠軍。中學畢業時，已是個頭一米八的帥小伙。

十多年前，大鵬大病一場，腎上長了個瘤子，割掉一個腎。因之，康康立志要學醫。後來他考進了一所醫科大學，讀了五年。學校放寒暑假時，康康會陪爸爸媽媽出去旅遊，他們到過海南，也到過東北。每一回，食、住、行和導遊都由康康包辦，大鵬夫婦盡享山水之趣和天倫之樂。早兩年，大鵬又受到椎間盤突出症困擾，醫生建議他開刀。康康聞訊從學校趕回，勸父親保守治療，大鵬聽從兒子勸告，恢復得不錯。大鵬告訴我，五年間，他沒有爲康康交過學費，因爲兒子每年都有獎學金。畢業時，學校保送康康讀本校的研究生，康康放棄了，他參加了出國留學的考試，被多所境外大學錄取。學校不同，有的要收費，有的有獎學金。若去美國，讀碩士兩年約需自費六十萬，大鵬告訴兒子，錢不是大問題。康康表示，他不能啃老，決定去提供獎學金的香港大學。到港大讀書，康康很快就適應了。他講，同學之間交流，主要用英語。大鵬告訴我，康康英語不錯和他媽媽的栽培有關，大鵬夫人教電機課，讀英文小說是其業餘愛好。

去年底，康康邀爸爸媽媽來香港走走看看。大鵬夫婦在香港待了四天。大鵬對那裡的印象是：人口稠密，外國人不少；飲食清淡，菜有甜味，不習慣；有些東西貴得嚇人，普通客房（雙人床）衛生間加上內地賓館不常配置的炊具）每天八百元，一斤冬瓜則要十五元——爲本地市價的十倍。大半年來，康康也回過兩次家，自從有了高鐵，往來還是很方便的。康康現在主要是忙於寫論文，他打算修完碩士後，去普林斯頓攻讀博士，那時有望享受獎學金。

大鵬講，他的鄰居都勸他好好保重身體，準備將來享福。我向大鵬說：「你現在就在享福呀。」大鵬馬上回答：「正是這樣。」

每逢魯迅文學獎評選，總有各種各樣話題產生。五月十六日，中國作家網公布今年魯迅文學獎參評目錄後，湖北省作協主席、作家方方通過微博稱：

「聽同事說，我省一詩人在魯迅文學獎由省作協向中國作協參評推薦時，以全票通過。我很生氣。此人詩寫得差，推薦前就到處活動。這樣的人理應抵制。作協方面態度明朗。但他卻把所有評委搞定。評委多是高校教授。教授們重人情而輕文學。無奈。」

當時詩人柳忠秧對媒體表示：「不認識評委，絕對沒有跟評委拉關係。方方不懂我的古詩體，沒有資格評論。」這其中真假是非且不說，近年來一些文學獎私下交易有失公允的內幕，公眾並不陌生，且有些「習以為常」了。詩人沈浩波說過：「魯迅文學獎是可以用錢買來的。不少魯獎得主是用錢買的，還有一些是謀來的。跑獎，是作協體制內作家的人生大事。這是公開的秘密。」

文藝評論家解璽璋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則表示，「出現這事一點也不奇怪，中國是人情社會，所謂的『貓膩』不僅存在於文學界，在各領域都是『公開的秘密』，這也是為什麼此事一出，大家都比較相信方方的說法。」

一位曾當過多屆文學獎評委的作家朋友也說，每次評獎，雖然評委都集中在一起，與外界隔離，以杜絕關係獎，防止賄獎事件發生。可每次都有參選者千方百計送來紅包或禮品，打電話的就更多了，其中也有類似「我得獎，你得獎金」的許諾，而且還常有「不正常」評獎結果發生。

再說一則舊聞。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接受採訪時表示，他經常收到一些中國作家的來信，請他推薦評選諾獎，並有山東的某文化幹部送他字畫，稱可以不要獎金，只想要名譽，他對此表示擔憂。

毋庸置疑，國內某些文學評選活動，已基本上淪為自娛自樂的「圈內人遊戲」。幾個評委「專業戶」畫幾張票，然後順便喝喝酒，旅遊一番，拿個紅包走人。只消把歷屆獲獎名單拿出來統計一下，就不難發現，評委是圈內人，獲獎得主是圈內人，基本上都是多年交往的哥們、姐們，這一屆我當評委你拿獎，下一屆你當評委我拿獎，評獎活動成了某些人旱澆保收的自留地，排排坐，吃果果，皆大歡喜。只可惜，神聖的文學評獎染上了可怕的銅臭，成了拉關係的角鬥場，失去了其原本意義，成爲輿論討病的對象，迅翁如果地下有知，一定會勃然大怒，引以爲恥。

再往深裡問一句，爲何那麼多人爲得獎而想方設法鑽營舞弊呢？還是方方說得好：「是因爲政府介入太深。無數個人利益，皆以獲不獲獎爲標準，使獲獎後的個人實惠太大，大到很多人寧要實惠而不要其他。」現實情況是，當某人獲文學大獎後，不僅能拿到不菲獎金，各級政府還會層層獎賞，並在評職稱、定級別上大開綠燈，可謂名利雙收。正因爲文學獎油水太厚，利潤太大，太誘人，「教我怎能不想她？」

如今，作家方方站了出來，公開向評獎中的不良現象開炮，打破了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，但願那些知道內幕的「圈內人」也能挺身而出，戳穿各種文學獎評選貓膩以及文壇黑幕，讓一些弄虛作假、沽名釣譽之徒身敗名裂。文學朋友們也不妨一起交交心，出出汗，洗洗澡，紅紅臉，爲弘揚文壇正氣，肅清文壇陋習，重樹文壇形象而盡責盡力。

張藝謀的新電影《歸來》，頗受好評，值得一看。看完電影，我在想，「歸來」其實是個寬泛題目，文學界也有許多東西需要歸來，譬如清正的文風、良好的文德、高精的文品，不知讀者諸君以爲然否？

大鵬的老朋友又離去了一位！我想幸虧我哥去世快五年了，不然對他又是一擊！然後或會平靜地對我說：「你知道嗎？羅孚沒了！」

我幾乎聽得見北京的苗子兄嘻嘻哈哈地大聲叫着：

「啊哈，怎麼，羅孚你也加入我們啦！」……

我只能記得羅孚兄那副沉默和寧靜的神情，嘴角時時泛起一閃微笑。其實我也只見過兩次，聽上海的辛笛兄說起他曾向羅孚兄推薦過我的文稿，「出事」

慎好是一種操守

劉建明

每逢魯迅文學獎評選，總有各種各樣話題產生。五月十六日，中國作家網公布今年魯迅文學獎參評目錄後，湖北省作協主席、作家方方通過微博稱：

「聽同事說，我省一詩人在魯迅文學獎由省作協向中國作協參評推薦時，以全票通過。我很生氣。此人詩寫得差，推薦前就到處活動。這樣的人理應抵制。作協方面態度明朗。但他卻把所有評委搞定。評委多是高校教授。教授們重人情而輕文學。無奈。」

當時詩人柳忠秧對媒體表示：「不認識評委，絕對沒有跟評委拉關係。方方不懂我的古詩體，沒有資格評論。」這其中真假是非且不說，近年來一些文學獎私下交易有失公允的內幕，公眾並不陌生，且有些「習以為常」了。詩人沈浩波說過：「魯迅文學獎是可以用錢買來的。不少魯獎得主是用錢買的，還有一些是謀來的。跑獎，是作協體制內作家的人生大事。這是公開的秘密。」

文藝評論家解璽璋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則表示，「出現這事一點也不奇怪，中國是人情社會，所謂的『貓膩』不僅存在於文學界，在各領域都是『公開的秘密』，這也是為什麼此事一出，大家都比較相信方方的說法。」

一位曾當過多屆文學獎評委的作家朋友也說，每次評獎，雖然評委都集中在一起，與外界隔離，以杜絕關係獎，防止賄獎事件發生。可每次都有參選者千方百計送來紅包或禮品，打電話的就更多了，其中也有類似「我得獎，你得獎金」的許諾，而且還常有「不正常」評獎結果發生。

再說一則舊聞。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接受採訪時表示，他經常收到一些中國作家的來信，請他推薦評選諾獎，並有山東的某文化幹部送他字畫，稱可以不要獎金，只想要名譽，他對此表示擔憂。

毋庸置疑，國內某些文學評選活動，已基本上淪為自娛自樂的「圈內人遊戲」。幾個評委「專業戶」畫幾張票，然後順便喝喝酒，旅遊一番，拿個紅包走人。只消把歷屆獲獎名單拿出來統計一下，就不難發現，評委是圈內人，獲獎得主是圈內人，基本上都是多年交往的哥們、姐們，這一屆我當評委你拿獎，下一屆你當評委我拿獎，評獎活動成了某些人旱澆保收的自留地，排排坐，吃果果，皆大歡喜。只可惜，神聖的文學評獎染上了可怕的銅臭，成了拉關係的角鬥場，失去了其原本意義，成爲輿論討病的對象，迅翁如果地下有知，一定會勃然大怒，引以爲恥。

當時詩人柳忠秧對媒體表示：「不認識評委，絕對沒有跟評委拉關係。方方不懂我的古詩體，沒有資格評論。」這其中真假是非且不說，近年來一些文學獎私下交易有失公允的內幕，公眾並不陌生，且有些「習以為常」了。詩人沈浩波說過：「魯迅文學獎是可以用錢買來的。不少魯獎得主是用錢買的，還有一些是謀來的。跑獎，是作協體制內作家的人生大事。這是公開的秘密。」

</div